



135272

X94
36
10

元亨釋書卷第三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慧解二之二

守印法師

東寺實慧

興福寺明福

延祥法師

長訓法師

實敏法師

源仁法師

睿山光定

高尾峯真濟

延曆寺圓仁

法琳寺常曉

禪林寺宗睿

法輪寺道昌

貞觀寺真雅

隆海法師

元慶寺遍昭

延曆寺圓珍

釋守印姓土師氏泉州人也早從勝虞法師學性聰銳耳自之所觸長記不忘精法相兼善俱含議論之塲重席之手也印鼻根甚利一時適出客有來而不遇去者印歸問曰誰來此門人告所由又問何以知之印曰聞香知之承和十年十二月卒壽六十一

○
釋實慧姓佐伯氏讚州人初事大安寺泰基學唯識後從弘法大師稟兩部密法法稱告曰我法之興汝之力也付以東寺天長四年建內州觀心寺承和十年奏於東寺灌頂院修春秋結緣灌頂初三年敕爲東寺長者此任自慧始弘仁天長二帝崇信過流輩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滅年六十三

釋明福姓津氏京兆人師事賢憬法師性聰悟學不倦延曆十年得度粹于唯識適維摩

講師俄有疾告辭法會將廢衆議推福充座
主福昇座辯義泉涌邁前時焉一會稱嘆悅
伏承和之間擢僧都嘉祥元年八月終興福
寺壽七十一福不畜覲物只巾鉢而已

釋延祥姓槐氏近州野州郡人幼師護命法
師命察其敏慧加意教誘一日問曰汝有夢
乎祥曰夢臥七曹塔上時三日並出光照吾
身命曰吉兆也慎勿語人天長七年春於大
極殿講寂勝王經論難蜂起祥折以無碍辯

官僚繙徒母不嘆佚仁壽元年任僧正三年
九月卒年八十五臘六十八

釋長訓姓錦氏近州滋賀郡人早爲玄憐法
師之徒延曆中受具足戒大極殿寂勝經會
慧辯快利仁壽三年爲僧正齊衡二年九月
卒年八十二訓固持毗尼世稱慈行

釋實敏姓物氏尾州愛智郡人母夢室中建
三層塔覺而有孕延曆七年生目有重瞳耳
孔相通年十三從伯父中安法師入京安以

敏幼聰付玄睿法師睿稱其法器摩頂誨誘
又隨入唐沙門永忠益智解甫二十受具足
戒弘仁十年預維摩講席儕輩嘆其豎義承
和八年於大極殿講寂勝王經帝賞辨捷擢
僧都齊衡三年九月卒歲六十九臘五十敏
音聲雅麗聽其說法者皆歎悅或至淚流云
釋源仁初從護命僧正學相宗後謁寶慧受
密教兼依真雅宗叢二師益臻闡奧當時推
其密乘之博衍益信聖寶二傑所由而出也

仁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滅

贊曰學者慧之耕也慧者學之獲也耕躬獲
是曰儉歲焉耕而獲是大有年也七師者繙
田之大有年乎

釋光定姓贊氏豫州風早郡人弱冠喪父母
服闋割塵網大同之初入京師聞睿嶽澄師
之風傾意依付五年春正月宮中齋會奉詔
得度台嶺宮度從定始弘仁三年四月東大
寺戒壇受具足戒五年與興福寺義延抗論

崇義人優稱定初睿山大乘戒壇南衆沮之傳教卒後得建定之力居多焉弘仁帝好文定有外學常陪文宴以故與帝狎及睿壇立定抱戒疏草乞寢書帝笑而書嘉祥四年奉詔建四王院弘仁上皇聞定之齋廚屢缺賜一橐御書曰光定乞食袋其後橐中無所容天安二年定歲八十上以賀禮賜度者八人及縑八十純布八十端綿八十斤錢八十緡米八十斛台徒榮之此年八月卒臘四十七

贊曰明主之至化不可得而測知乎

弘仁聖皇贍定師寢之豈封給之不足充之哉 教署一橐又深矣乎蓋分衛者行等慈也用玉管之微署引環海之均施奚夫粹于斯邪又可想見

當袞之治矣定師之承渥遇也台嶺之光暉乎

釋真濟姓紀氏洛陽人朝議郎御國之子也母夢室中建三級塔因而妊延曆十九年生

幼齡出家學大小乘兼綜外學又從弘法大師受密法喜其氣宇加提弊早授兩部大法爲傳法阿闍梨時年二十五後入高尾峯不出十二年承和初奉敕入唐洋中舶破濟駕片木隨浪蕩漾者二十三日如濟者三十餘人皆盡餓死只濟及真然二人得活南島人遙望海上每夜有光怪而尋之得濟然焉嶋民哀恤得返本朝嘗於高尾神護寺建寶塔安五大虛空藏像春秋設大法會鎮護國

家初一紀練行時弘仁上皇聞其苦修爲內供奉十禪師仁壽帝敕爲僧正濟杭表讓先師弘法此時海公未有追贈帝義濟贈海以僧正濟便受敕天安二年八月天皇寢病濟侍看護昇遐後失志隱居鄉與慧亮法師杭驗而不勝至此益怏怏貞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逝年六十一

贊曰世言真濟感色而成魅焉當彼不平亡聊之時偷取於糜曼失所守而有被同乎夫

國史卷
皇主之興襄者雖系法力之資持其閒有數而自歸矣吾徒之有爲也唯直道而已豈煩靈臺邪惜乎濟之短於斯乎然而濟之才又魁奇也貽祝於

吾皇讓名於其師其功烈偉也乎哉

釋圓仁姓壬生氏野之下州都賀郡人也昔崇神天皇第一皇子豐城入彥節察東壤其次子留爲鄉人仁其胤也延曆十三年生焉是日紫雲覆產屋同郡大慈寺僧廣智德行

兼優俗號廣智菩薩者也適見祥雲出尋起所乃檀越壬氏之宅也智問舍裏有何事主人答曰家婦產兒智中心恠喜而不言其瑞蓋恐父母拘兒於塵中也其後智至家曰此兒長成必與我焉仁幼喪父九歲隨其兄學經史性聰明兒溫雅雖在少年志慕佛理漸荒世典輒耽竺墳母見兒操獲兼思昔語遂付智焉兒夢沙門長六尺許儀容俊偉心懷尊重瞻仰作禮沙門含笑語詰傍人告曰汝

知之乎睿山大師也寤告于智智將仁登睿
嶽與傳教教悅納焉仁視教之風儀與夢中
無異而不說入矣時年十五大同三歲也於
見其器宇彌加鍾愛教以止觀大定妙慧亦
誠曰吾常弘傳二諦不生不滅之旨而世人
解真諦不生滅之理未解世諦不生滅之義
汝以此法流傳世弘通圓教利益有情又指
授止觀文義之骨髓領知一藏經論之關鍵
教嘗撰聰明年少十人各習學止觀九字室
塞而中息只仁一人得卒業若有請止觀者
令不講授教居傍聽證率爲常焉弘仁四年
歲二十逢宮試得第明年正月金光明會受
度持沙彌戒七年於東大寺受具足戒教在
下野時擇十人授灌頂仁預數焉爾後往來
諸處稍張講席承和二年夢教枕膝語曰吾
使汝入唐求法但恐漂泛險浪之上勞劬危
船之中我甚思之翌日朝廷賜入唐請益之
詔其冬又夢教告曰汝入大唐索大法密教

之中先詢天部台宗之中先問中道五年六

月

月二十二日從大使尚書右丞藤常嗣上第
一舶七月二日著唐國楊州海陵縣則文宗

開成三年也十月藤尚書赴長安仁猶留府
有僧從上都來號宗叡通悉曇仁從之習

梵學又有全雅能解密教就受灌頂得兩部
曼陀羅諸尊壇軌佛舍利等四年大使促歸
不得辭逆風俄吹還海州界仁以爲我逾溟
渤求教法未充初志逼促歸國今風濤作虞

海神其有意乎便陳所由請抽身下舶止海
州東海縣濱沙上洲渚日暮征帆已隱海門
茫茫不知所之忽十餘賊來威形可怖仁謂
我今瀕死不如捨資全命至衣服皆脫與之
賊思此人不惜財亦可貴也便惻隱曰和尚
欲行何處仁曰我願至人里二賊將仁送村
落而逃去漸至府時刺史押付本朝第十二舶
解纜五六日逆飄又起返登州界仁又以爲
幸也潛下船寓州之赤山法華院匿扉過冬

明年巡觀州縣禪剝鱗毫乃詣赤山神祠立誓曰正法難逢真師益難山神願加冥助我歸本土當建禪宇弘傳心印其夜夢一人提囊來似販者然不言而去又返往來三曲仁問曰汝何人對曰商人隣舍僧聞之曰所持何物商曰不是闍梨可買物仁便問之商曰是量三千大千世界之秤子也和尚買取量此地看仁買秤懸大地和身亦在秤上時仁夢中通曉豁如也覺而端坐思忖我必得妙法權衡此道拔滅羣情亦是赤山神授也不幾縣帖至曰日本國僧任性巡禮初不許參訪至此亦以爲神加之一端也又得州牒往青州府見節度及副使判官館龍興寺判官入寺慰問明朝使使延私宅讓自牀坐不供珍味判官姓蕭名慶中明佛心宗得禪門袒付之印仁從而參尋蕭公許可證明又得州牒禮五臺於普通院逢志遠法師年八十台教之穎也就受摩訶止觀兼寫台宗諸書夏

在大華嚴寺八月末到長安謁左衛功德使
儀同三司仇士良教居資聖寺屢往大興善
寺翻經院見元政阿闍梨學金剛界大法受
五瓶灌頂夢澄公喜告曰善哉善哉汝圖寫
將來次年詣青龍寺義真阿闍梨入胎藏灌
頂場學毗盧遮那經中真言印契并受微細
儀軌及蘇悉地大法圖胎藏大曼陀羅夢人
來曰五臺山和尚問訊日本國和尚今圖曼
荼羅我深歡喜便授刀子曰是北臺和尚所

送也覺後知文殊感應也又受玄法寺法全
阿闍梨胎藏儀軌南天竺寶月三藏悉曇章
右街醴泉寺宗頴止觀頴者智者八代之高
弟也大安國寺侃阿闍梨淨影寺惟謹共器十
許授付凡住長安六年多得念誦經書道具
等五百五十九卷二十一種會昌五年武宗
毀佛法六年崩殂明年宣宗即位而大廢之
後縉伍艱屯仁愁遭此時夢澄公語曰我敢
護汝莫抱驚怖不幾而軍牒至日日本沙門

宜歸本邦。仁出帝京，歷鄭密二州，到登州，押新羅使張詠宅。初，漂著登州時，詠以嘗來日本，受國恩待甚厚，至此又能慰勞，又夢達磨大師寶誌和尚南嶽天台六祖慧能及本国聖德太子行基菩薩并澄公俱來語曰：我等護汝令歸故國。言了圍繞向東相送。夢覺獨自負焉。其年春，唐商船從越州赴日本，風濤漂逸，返登州界，至秋又發。適聞仁歸國，艤舟而待。仁遭此遇，以爲夢中衆聖之感護也。

九月，著大宰府。今歲唐大中元年，本朝承和十四年丁卯也。仁表進所得經書道具等，降勅勞問。唐客四十餘輩官給衣糧，且賞將。仁來也。明年春，隨詔入京本山，闔衆乞求灌頂，仁乃以聞。尚書省劄爲國修灌頂法，給一千僧供。尚書左大丞伴善男監護法事。仁壽元年以五臺山念佛三昧法授諸徒修常行三昧。齊衡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帝於冷泉院，帝殿受兩部灌頂。貞觀元年上受菩薩戒。二年

傳和大后受菩薩戒法號良祚三年太皇太后藤順子受三摩耶灌頂初天長十年年四十身疲眼昏思命不久於睿山北澗結草庵屏居三年修練待溢然夜夢天人與藥其形似瓜割食半片其味如蜜有一人告曰是切利夫妙藥也覺而口中有餘味然後羸形更健晉眸益明於是_以石墨草筆書妙法華且修四種三昧以所書經藏小塔置一菴名如法堂其菴今之首楞嚴院也天下則之書法

華號如法經國俗至今傳此儀爲精行仁禮五臺初至中臺臺上池中有文殊石像拜已向西臺相去二十許里又向北臺距中臺三十里雲霧滿山徑路難尋已而漸霽前途有一師子形甚威獰蹠蹠感驚而進良久師子不現遂至普通院院有一旁旁中現五色圓光仁儻獨見餘伴不眎時五色雲覆仁頂上又禮南臺黃昏忽見聖燈一點之光普照五臺心中思言若穏返國必建文殊閣至心持

念作禮而退。嘉祥三年上崩。太子即位仁壽

帝是也。敕修新傳密法。仁奏曰：除災致福，熾

盛光佛頂爲最。是以唐朝衛東衛西諸內供

奉恒修供。蓋大唐青龍寺裏立皇帝本命道

場，是其儀也。便降敕就延暦寺建揔持院，擇

二七僧修持誦。貞觀二年創文殊樓。仁禮五

臺時收其靈右及師子腳迹土歸。建營樓埋靈右於五方基趾。填靈土於師子四脚下。仁

在楊州時節度使李德裕慰遠遊施綃十餘

疋。仁不受德裕固請。仁察誠受之。即分開元

寺衆僧。仁又受一分。仁辭長安中散大夫楊

敬之國字祭酒李元佐及衆官皆曰我國教

法隨和尚東矣。斯方志道者後當入日本國

元佐送護四十里日晚同宿臨分袂曰和尚

衲衣願施與我。時須戴以慰離緒。仁脫衣

與之初嘉祥元年七月爲內供奉。仁壽四年

四月任延暦寺座主。貞觀六年正月十三日

避諸弟子獨召常濟入內床口誦真言手結印契授與曰是名密印灌頂濟不任感喜仁旁近中堂至十四日夜曰清淨靈場側我不可取死乃移慈叢旁念阿彌陀令諸門人同唱_上至子時手結印口誦咒北首右脇而逝年七十一臘四十九遺言曰我在唐時立二擅創禪院造文殊樓文殊樓已成禪院未營是我患也且禪院者爲赤山明神所誓也我求法無礙歸國不艱皆神之賜也我誓未果甚

慙於神諸法友及徒弟等願替我造之遺誠十數條皆護法徵徒之微旨也其著作金剛頂蘇悉地二經疏共七卷顯揚大戒論八卷天長太上皇欲營菩薩戒壇論者助發聖意也三書依勅流行八年七月賜謚慈覺大師諸友徒依顧命建禪院并神祠於睿山之西麓

贊曰古云草創難矣或云守文難矣二難未決矣予謂夫備儀法於一時貽德澤於後世

者守文之任也然者是難矣哉何者若漢無文帝之儉約雖高祖啓基而不饗四百之歷唐無太宗之勤政雖神堯創業不傳三百之運承以孝惠之仁弱繼以高宗之昏荒而更歲華之延長者二文之賸膏殘芳也傳教權輿睿嶽日不暇給慈覺因夢寐之誘涉溟渤之渺瀰遭龍象之十哲見後睨於五臺歸帆無憚故玉有依祝皇王之萬年奏建摠持之院授弟子於三昧謀營常行之堂顯綱

密紀此時具張加之託禪宇於願命授密仰於臨行造次顛沛於此露呈方今台嶺之支派或三觀或三密莫不統於覺矣睿峯若容太常之議願我早贈太宗之謚

釋常曉山州小栗柄路傍棄子也稍長師事元興寺豐安承和元年甲寅入唐到淮南廣陵館遇栖靈寺文瑤稟密教乃文宗大和八年也瑤者不空三藏弟子慧應之徒妙明經律深通秘藏又謁花林寺三教講誦大德元

照請益密與照授以阿闍梨位從受太元帥
秘法此法彼國不出都下畿外諸州不許修
供照喜曉之才器潛授焉明年歸申官於小
栗柄故里法琳寺修元帥法齊衡之間天子
大旱敕於神仙苑修太元法白龍現幡上大
雨普灑貞觀七年十一月晦逝傳來經書六

十卷

釋宗睿姓池氏平安城人年十四出家從載
鎮法師學經論天長八年受具足戒乃肄相
趨東寺稟實慧金剛界真紹阿闍梨位灌頂
貞觀三年入唐請益乃懿宗咸通二年也謁
汴州玄慶得金剛灌頂青龍寺法全胎藏灌
頂全便付金剛杖及儀軌又隨慈恩寺造玄
興善寺智慧輪等阿闍梨研究秘密又到洛
陽聖善寺善無畏三藏之舊院也門人以三
藏所持寶杵并梵夾儀軌等與之又登天台

山精究教觀已而返明州望海鎮會李延孝
赴日本睿共泛船凡三日夜著大宰府九年
丁亥也帝大悅恩渥倍前本朝宿學請新法
即於東寺啓灌頂壇四來還十六年上參
金剛界三摩地法十八年上遜之清和院常
召睿講演法義睿勸帝聽華嚴涅槃等諸大
乘經初山王明神託曰汝修學無比吾常擁
護遠行雙鳥相從暗夜炬火自照以是爲驗
無何詣越州白山二鳥飛隨不散入夜赴山

路雲霧增暗忽火炬耀徑行客驚怪睿感神
之不浪言焉其登五臺之時西臺維摩右上
見五色雲東臺那羅延窟側見聖燈及吉祥
鳥又聞聖鐘初貞觀十六年奏於宮中造持
念修法院帝在儲宮以選講侍及即祚崇龍
益厚其阿闍梨位灌頂時官給供資年七
六終于禪林寺睿性精勤寢不脫衣手不離
念珠元慶三年夏上皇出家召睿受三摩耶
秘密戒降御衣服玩珍寶車乘爲驕睿分捨

東大延曆等寺一毫不入已將來經書一百

三十四部

贊曰諸師之西游猶衆商之著寶洲金銀珠璧耀心眩眸信手采取歸家襲收多寡之不侔也蓋力資之所繇與雖然不侔售用不適矣曉睿之二師其多寡者我不得而見寧不適者邪

釋道昌姓秦氏讚州香河人幼歲離家學三論弘仁七年秋試經得度九年於東大寺受

具足戒漫遊講肆錯綜諸宗又從神護寺空海阿闍梨登灌頂壇天長七年召爲佛名懺悔導師上問曰帝王臣庶庖宰之罪何重昌奏曰王重臣輕左右侍臣皆寒心謂昌齒少不知忌諱輒發言耳帝又嘿然良久曰帝王罪重有說乎奏曰昌竊見庖氏之供御者割鮮數十以薦一膳山澤飛走動受過戮所蓋少而所屠多以是見之王者爲重臣庶不然山海有禁弋釣不縱間有所獲纔資口腹其

罹殃豈不輕乎上善其菴緩虞禁省庖供昌
一日宴坐虛空藏菩薩現衣袖上昌乃截袖
圖之安法輪寺貞觀元年爲三會講師初承
和中大井河溢昌董防遏衆人子來不日而
成故老拭淚曰不料今復見行基菩薩貞觀
十六年爲僧都十七年春二月卒壽七十八
昌講法華五百七十座

釋真雅弘法大師之弟也九歲離本鄉入洛
事兄禪密學十九受具足戒貞觀帝降誕之

初入宮加持相國忠仁公與雅謀建精舍安
尊像祝寶祚也後敕名貞觀寺置年度三人
雅奏止攝奧州往貢朝從之嘗侍宮中誦三
十七尊密咒其音清亮如鳴環珮聽者忘倦
帝又愛重貞觀六年爲僧正聽輦車十六年
年盈七十秋七月上表解僧正優詔不許表
三上皆不許元慶三年春正月三日化年七

十五

釋隆海姓青海氏攝州人家河上業漁捕年

數歲釣水邊。本州講師藥圓見而異之。携歸付三論碩德。願曉講習有名冠歲預年度之試時監司相議令諸生徒爭相問難。取其拔萃立爲得第。時海詞辯英發。試官擢置甲科。

承和二年受具足戒。後聞中繼法師法相稟真如阿闍梨密灌。十六年爲維摩講師。諸家論難鋒起。海隨方辯折無礙。仁和二年七月患風疾。二十二日告門弟子曰。我今時至乃

沐浴唱本宗所誦龍樹菩薩羅什三藏讚。又

誦彌陀讚。結定印。端坐氣絕而音止。門人積薪焚之。身死而印不壞。年七十二。生平述作二諦義方言義各一卷。四諦義二智義比量。

義因明九句義各二卷。

釋遍昭門下侍郎良安世之子也。累葉冠纓。早翔羽林。俗名宗貞。承和帝加近侍寵遇日渥。嘉祥三年三月上崩。不堪哀慕。登睿山蘿髮於慈覺之室。學亘台密。又勑於摶持院受三部灌頂。于座主圓珍講靈聞。朝野嘗詫曰。

慈覺之資安然之師人品可知元慶三年爲僧正仁和帝重昭德望二年賜封百戶又爲元慶寺座主寬平二年正月十九日代年七

十四

贊曰昌公仰酬御問吾法中折檻之手也

海公母陀羅臂架于烈火也生平所養可見矣雅昭二師受渥遇亦其道術之所覃乎釋圓珍姓和氏讚州那珂郡人父宅成母佐氏弘法之姪也其家巨富鄉閭推重佐氏夢

乘舟浮海仰見朝曦其光赫熾將舉手挹之俄飛入口中覺而語于夫夫曰吉徵也必生貴子則有孕弘仁六年誕焉形嶷性警敏兩眼重瞳頂骨隆起如覆盆雖幼稚有老成之量見者異之甫八歲啓父曰內典之用應有因果經願使我誦習父聞斯言驚異即尋得付之珍朝夕讀誦未嘗輟十歲讀毛詩論語漢書文選十四辭家入洛十五師事延曆寺座主義真真嘉其才天長十年試毗盧舍

那經中甲第受菩薩戒爲大僧時年十九依
例接山一紀薰修精練名達輦下承和天子
親降綸綺加慰問官給資糧寵遇隆盛十四
年預大極殿吉祥齋會詞辯入徵官僚聳聽
又與南京明誼決擇大義誼者相宗之義席
也珍問難激揚懸洵馳電誼答對拙澁詞理
共屈自是名播朝野嘉祥三年春夢山王明
神告曰入唐求法勿爲留滯珍夢中曰比來
入唐請益闇梨仁公精研顯密已歸本山我
何汲汲於航海乎神曰世人雜髮爲僧者多
矣子昔自何汲汲於雜髮乎蓋珍躁甚於度
也四年春又夢山王語曰求法忘身必有冥
助今是利涉之秋也珍夢中許諾乃勒兩夢
抗表以聞上感激制可仁壽三年秋儻唐商
欽良暉發舶珍共之泛海八月十五日著唐
之嶺南福州境即宣宗大中七年也刺史韋
公軍將林師準加安慰寓居開元寺適申天
竺那闍陀寺三藏般若怛羅在焉就學梵字

悉曇章兼授金剛界大悲胎藏大日佛印七
俱知曼素室利印法梵夾經等即於此寺兼
聽存式講嘉祥慈恩法華疏華嚴涅槃疏及
律俱舍義至溫州開元寺得宋本楞伽疏及
四分新疏如台州上天台山到禪林寺乃陳
朝修禪寺智者傳法之所所謂銀地道場也
寺東南有石象古來相傳智者修三昧時普
賢菩薩降道場摩頂安慰其所乘之六牙白
象化爲石留此身形平鼻宛如真象之南有

石窟窟中有石鼓智者說法槌之集衆智者
滅後擊之無聲珍試以小石打之聲震山谷
諸僧無不駭嘆寺北行數十里至最高峯號
華頂智者降魔感神僧之地也苦竹森立茶
樹作林下華頂傍溪行至石橋橋如虹梁跨
深谷其下萬丈水聲如雷珍於國清寺聞物
外講止觀就而寫教文三百卷外者邃師之
法孫也至越州開元寺智者九世孫良諦講
授台教珍又寓止九年六月入長安謁青龍

寺傳教和尚長生殿持念大德法全受瑜伽
密旨七月共圓載入胎藏灌頂壇十月入金
剛界大曼荼羅及稟蘇悉地大法十一月請
傳法阿闍梨位灌頂全有難色初承和七年
夏末不動明王授密軌其旨深秘珍對全呈
一二全驚曰此事密乘秘蹟子自何得乎珍
說所由全大感嗟以故全之所蘊倒底完付
及人定時授三摩耶戒平旦付阿闍梨位灌
頂曰汝蒙大毗盧遮那般若母加持遊步阿
字法性之大空傳一切如來寂上乘教畢珍
不任喜幸此日捨財供寺衆又見興善寺三
藏智慧輪承兩部大曼荼羅秘旨兼授新譯
持念經法輪者不空之三世也十二年夏乘
商人李延孝舶至肥州松浦縣即天安二年
戊寅也太師藤良房大悅使使勞迎冬入帝
都表上所得台宗密藏及諸宗經書千餘卷
貞觀六年秋七月有旨於仁壽殿結大悲胎
藏灌頂壇上親入壇藤僕射良相及搢紳之

預者三十餘人八年賜真言止觀弘傳之公
驗教於宮中講大毗盧遮那經上預聽元慶
元年即位初例講百座仁王般若經珍爲御
前講師仁和元年例講珍爲仁壽殿講主元
慶寺最圓問曰多臘比丘或隨少臘稟學少
戒已在師位多戒當從弟子列若爾羯磨戒
位似違定制不知爲犯不對曰大唐有圓忠
志遠二師遠下於忠三十夏而忠從遠稟受
爾後忠必居下又帝者以少戒之智德爲國
師之時高臘者年皆就而受學悉位下唐國
法位類之耳若固守臘豈師資之謂哉初珍
泛洋北風俄起漂流求國遙見數十人持戈
矛立濱坻良暉悲泣謂珍曰我等當爲流求
所噬爲之如何蓋流求者海島之啖火國也
珍乃合掌閉目念不動尊時金色人忽立于
舳舟中人皆悉見須臾東南風來帆船飽飛
翌日著福州先是承和五年冬珍禪坐石龕
恍惚之間倏金色人現形曰汝圖我歸命珍

問曰爲誰答曰我不動明王也我念法器故擁護汝宜勵志操爲苦海之航筏珍熟見其形魁偉奇妙威焰熾盛手把劔足踏虛珍便頂禮覺後命畫土圖所夢像是以風濤危害索救明主今之現形果金色也元慶元年冬入唐沙門智聰歸珍先語門人曰入唐留學圓載沒滄波悲哉不歸骸父母之國已葬身鯨鯢之腹是命也語已涕泗連如也門人感焉及聰之至曰智聰俱圓載駕李延孝船過海俄夜遭猛風艙艤異處載公延孝等一時溺死智聰亦沒幸值破舟之一板而乘之須臾東風迅來浮查西飛至曉漂著大唐溫州之境然後乘他船來朝以聰之語逆計之正是語門人之日也都下傳聞無不敬嘆元慶之間在睿山一時流淚曰大唐國清寺元璋大德昨日入滅數日又流淚曰清觀大德亦殂數亡法兒不堪毒慟後一年又哭曰我大唐請益師良謂大和尚遷化須修追福通門

志乃捨布帛於延曆寺講堂修薦七年唐商
桓志貞至大宰府國清寺諸僧寄書言璋觀
之事又越州諧和尚之訃至其喪亡日與哭
泣時無違唐地莫逆之中觀璋二字尤深商
舶來往音問相繼貞觀中觀有詩寄珍曰睿
山新月冷台嶠古嵐清時詩伯管謙議至壯
一聯擊節稱賞仁和二年秋上不豫敕下山
入宮持念看侍一宿便愈上悅賜年度二人
珍聞資山王明神珍詣紀州熊野適風雨晦
冥迷失路俄大鳥飛來爲前導已而至祠衣上
之裝不遑解便講法華神排殿戶自此熊
山一乘八講雖晴天置蓑講師座下以爲式
珍睿山旁有山王明神座或曰山王受戒時
坐此故人呼珍旁曰山王院初珍赴唐藤本
師寄五十金修智者塔及國清大殿珍又捨
三十金於國清寺建止觀堂爲長講之所令
比丘清觀充主事卿貢進士沉權記于石貞
觀八年奏建持念壇于冷泉院祝聖也十年

六月尚書省劄以近州三井園城寺爲傳法灌頂道場賜珍安置唐地傳來佛像經籍四至山野禁俗輩侵掠始珍以將來經書置尚書省新羅明神曰此日域有靈場我已預占後新羅山主二神與珍同到三井檀越大友氏付寺至此賜省符事在寺像志初傳教於睿山構三宇北置多聞天王像號毗舍門護世堂南度經律論名一切經藏中安藥師佛像曰一乘止觀院以其居中稱中堂久稍朽壞珍合三字爲一堂今之中堂也尚存昔號或曰不乖本乎對曰始之三字者三諦也今之一堂者一諦也三諦即一我豈戾祖意乎初珍次台州太守工部郎中李肇慰諭敬供與公驗貞觀九年唐務州人詹景金寄付法藏圖自釋迦迦葉至慧能三十四像真儀莊麗共二幀字各闊四丈珍在唐時景金傾鑽仰之誠摶離歲久通此好信蓋其德被異域如之十年六月爲延暦寺座主寬平二年任

僧都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謂門人曰如來以法爲

身比丘以慧爲命法慧苟傳有何死乎汝等宜知之其日齋供如常黃昏結定印端坐念佛五更乞水漱口取伽黎戴之右脅而逝頂戴之衣即爲枕年七十八臘五十九其曉滿山聞天樂經二日將舉喪弟子跪請衣枕其頭自舉取之乃葬睿山南峯東陲珍自驅鳥至蛻蟬涉獵經典游沫禪觀當其修習之時雖徹曉無假寐齡隣八十耳自聰明食啖之物不擇精鹿貞觀之末法師濟誼將入唐來告別且問西唐之風俗乞學唐言珍默不答詮蓄憤而起珍謂門人曰詮雖有才辯未曉空觀異域請益似邀名聞若抱一毫之浮心爭超萬里之嶮浪乎所以是我不答也其後唐舶來往不聽詮事料知漂泊海中珍之先識機鑑類此受阿闍梨位者一百餘人手剃髮爲大比丘者五百餘人延長五年冬十二月賜謚智證大師

贊曰生而知上也學而知次也予讀智證之記也當韶亂之兜嚙索因果之經籍豈非生知之上才乎山王之勸勵開元之聽習者蓋見跡也故能擊智者鼓雷動支那瀉青龍瓶雨澤日域又豈次知之所跂及哉若夫見圓戴沒垂涕泗而洩哀知良謂俎捨布帛而薦福與彼斯多之痛五道跋陀之見五舶何以異乎天元之間閭牆禍起爭亂逐日而繁怨毒興歲共積燬敗漫至輪奐隨復證之遺風

餘烈豈所謂涅而不縕磨不磷者乎

元亨釋書卷第三

元亨釋書卷第四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慧解二之三

圓成寺益信

醍醐寺聖寶

遍照寺寬朝

醍醐寺仁海

藥波山德一

睿山藥智

睿山安然

睿山玄昭

興福寺增利

醍醐寺延徹

興福寺壹和

睿山禪喜

延曆寺良源

興福寺仲筭

東大寺法藏

金龍寺千觀

興福寺真義

園城寺勸修

慧心院源信

檀那院覺運

睿山覺超

園城寺慶祚

睿山實因

延曆寺院源

園城寺明尊

高野山明筭

三井慶耀

釋益信姓品治氏備之後州人武內大臣之

裔行教和尚之弟也始學相宗于大安寺後
從源仁闍梨受灌頂密旨昌泰二年太上皇
禮信落髮受戒延喜元年上皇就而稟密灌
初信住東山椿峯尚侍藤淑子有病延信持
念疾便愈尚侍乃舍山莊爲伽藍圓成寺是
也仁和二年賜傳法阿闍梨位昌泰三年爲
僧正延喜六年三月七日滅年八十

釋聖寶譖州人光仁帝之後也年十六投貢
雅法師得度學三論于元興寺願曉及圓宗

唯識于東大寺平仁華嚴于同寺玄榮又謁金剛峯寺真然稟密教復從源仁益得奧秘寶應興福寺維摩講請立賢聖義及二空比量義三論之家賢聖之義從此始初東大寺東坊有鬼崇衆懼不居寶請而住焉鬼現形爭拒寶不屈鬼移佗所爾後此宇無燒害一夕燈下讀書於此傍瀰茶盞備昏睡也中夜大蛇自梁間下影見盞中寶仰而叱蛇忽不見庭上有巖石世曰寶從金峯山負來而其

大非人力所耐也寶好修練經歷名山靈地金峯之嶮徑役君之後攀塞無行路寶援葛藟而踏開自此苦行之者相繼不絕貞觀之末闢醍醐寺而演顯密一教又建南京東南院講三論之宗凡造丈六大像二十餘體又勸悲濟置籜役于金峯山設渡舟于吉野河行人賴之仁和三年敕賜傳法阿闍梨位寬平二年爲貞觀寺座主自延喜之初受月奉于太倉二年爲僧正九年賜醍醐爲官寺寶

周遊南北二京其管攝之所東西二寺醍醐
東大興福寺等也延喜九年四月於普明寺
寢病太上皇幸問七月六日逝年七十八寶
有所持如意背刻五師子面雕三鉛杵表顯
密並學也寶沒歷世傳授在東大寺東南院
興福寺維摩講師必執此如意應演唱兩寺
有事東大寺不出如意若無如意掛講會至
是朝廷宣東大寺出如意行法事其秘重如
此

釋寬朝吏部尚書敦實王第二子寬平上皇
孫也從寬空闋梨稟密旨永祚二年天祿上
皇禮朝受密灌朝粹密學居遍照寺啓密肆
世稱廣澤密派永觀元年爲圓融寺落慶導
師敕給封一百戶寬和二年爲大僧正長德
四年六月十二日化朝善聲明般若理趣分
作音調誦之密學之者傳其韻弄

釋仁海事元果闍梨稟密學博錯綜衆流醍
醐之側小野之地海啓密講之席四來受業

之者多世號小野密派寬仁二年六月旱
於神泉苑修請雨經法大雨下三日夜長元
之五長久之四凡詔寧九度皆降雨以先長
曆二年爲僧正時人呼雨僧正其長久之賞
元七
聽輦車賜封七十戶永承元年五月十六日

滅年九十二

贊曰道貴渾厚分則薄矣不得已而分其分
之始又厚矣曷爲厚有合也南山數傳而分
爲信寶又數傳而列爲朝海今之東密稱小

野廣澤者朝海也信寶者野澤之小祖也四
師者分而厚者邪

釋德一學相宗于修圓嘗依本宗作新疏難
破傳教大師相徒稱之一闢常州葉波山寺
門葉益茂而嫉沙門莊俊鹿食弊衣恬然自
怡終慧日寺全身不壞

釋藥智幼事睿山皇慶早有稚穎譽當內論
義智預焉時年八歲其敵長年然避講席坐
問座智丫角居主位問師詰以深義智答釋

渙然一會稱贊。延久帝在藩時，語座主勝範曰：「佛學者乏儒書以故，旨語卑陋。」台徒中，有兼平範曰：「當披沙耳還山薦智，智入宮。」帝先問止觀深旨，智酬答明哲。次及密乘，智答如台次經史子集，智始釋外義，後融真諦，辯詞敏博。君臣聳聽，帝大悅。託以寶祚，逮帝即位，召智。智不幸短命而死。帝大慟，詔其徒賜僧官。

贊曰：「大道無畛畦矣。綴鉢以來，畛畦見焉。或順而判，或逆而峙，皆所以扶樹道也。」因茲而言，一者逆扶也，智者順樹也。咸吾道之一畛乎？而智之酬御也。蓋欲漫畛畦耳。嗚乎！有顏之譽者，必有顏之患矣。命乎痛哉！

釋安然傳教大師之系族也。母夢明星入懷，因而有孕，及生，聰敏邁入。早登睿山，摵衣於慈覺之室，顯密奧秘，無餘蘊矣。又就花山遍昭重受胎藏法。凡涉獵經論，馳騁百家，其所
术作輔弼大教，所謂教時間答菩提心義悉

曇藏大悉曇章等也其教時間答者立一佛
一時一處一教判攝三世十方一切佛教錯
綜顯密泛濫諸宗台密之者取法焉其悉曇
章深得梵學之奧旨時人曰以東垂之唇舌
通西天之音韻然之才宏淵哉都率超曰然
師者顯密之博士也又曰然公若不入我門
秘教可墜地其爲英賢被推如此元慶八年
敕充元慶寺傳法阿闍梨

釋玄昭從慈覺學金剛頑諸經及台宗章疏

又就長意座主受三部密法瑜伽諸軌莫不
究通元慶上皇賀皇太右五十筭召名德六
十人四日講論諸宗妙旨教玄昭與勢範對
論因明義昭問難鋒穎範口不言仁和寺
聖寶稱云世謂昭爲護摩王今亦可謂因明
王宮中以爲美談延喜十一年秋大內有鷺
惟焉勑昭於豐樂殿修熾盛光佛頂法過三
日其始止十五年二月三日結彌陀定印奄
然而寂年七十二

操學唯識天安元年受戒東大寺又從大安

寺真然稟密學延喜五年維摩會場大安之
觀算豎三論大義問者杜口合庭闈爾于時

利出衆詰算詞義壯博算伏膺南衆以聞敍
爲諸宗豎義精問連歲無酬對者初三年爲

維摩講師十六年爲僧都延長六年七月十

三日滅歲七十二

贊曰密墳顯典充棟汗牛一猶難通况得貫

二乎如三字之麁^{カタハ}之我不得而優劣矣而覃
思之美者然公其人乎

○
釋延儼習三論於東大寺學二密于醍醐寺
聖寶法師嘆爲法器又稟密灌頂寬平上皇
初從寶入宮上皇奇其才欲授綱位儼不受
寶曰上皇恩志子何固辭對曰經三會講昇
一綱位國之憲章也我豈叨恩私乎聞者感
伏其承寂勝講師詔時適在宮中壇所不歸
旁乃赴會云延長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卒年

七十三

釋壹和止興福寺有才譽與祥延齊名而延少於和天曆三年教祥延爲維摩講師和抱積廢所業隱尾州熟田神祠有巫言人禡福吉凶無不中一日以采與衆人時和在焉獨不豫也衆人怪之和又自疑巫曰彼比丘本寺之神猶能管顧弗吾所庇也故不與采耳於是旅人亡馬此馬沛艾人不得近和聞巫言怪喜私念實如巫言我捉此馬不傷於齧

踏便赴馬馬又柔馴而不迂衆人疑嘆巫又大言曰春日明神今降來也又向和曰我未弃汝汝何自弃哉汝不知乎天帝玉簡夙記維摩講師祥延在先壹和次之和聞之悔咎歸南京四年果承維摩之詔贊曰才識難全乎又或全矣微也赴講席自宮場者才也辭

皇恩之綱位者識也豈非全乎惜哉和之有才而欠識也賭榮於少學蓄怨於後時世途

猶隘之況我門乎是所謂難全也然此方神
覆廕我徒者厚矣彼寡識尚如此况全者哉
嗚呼能護佛教乎

釋禪喜姓藤氏洛城人也幼時夢睿山頂有
佛舉手招我甫七歲上台嶺詣中堂見藥師
像與前夢佛無少差雖孩稚心感悟十六出
家受戒依例一紀屏居性聰明涉經論延長
中加宮講天曆九年六月九日身無疾至門
人唱彌陀號又自稱念而逝年八十二嘗啓

講席一千餘座性至孝其母命終雕像置室
傍茶果飯蔬先獻而後嘗

贊曰吾佛之設教也戒爲地矣其洪本云孝
名爲戒與仲尼之聞於曾參皆是也二教聖
人未嘗不於此焉然卓犖不羈之士間有反
常而合道水潦涸之類不察所由而効贖者
可以絕倒矣喜公傳辯之資慣丁蘭氏之木
狀豈不壞世相而見寶相乎

釋良源姓木津氏近州淺井郡人也母物氏

夢坐海中向天上日光來入懷中覺而孕延
喜十二年九月三日生焉九歲戲遊田中時
國老越州司馬雲貞行祭田而行見一童兒
當頂空中有雲蓋雲司馬問之即源也語其
父曰莫輕此兒定非凡也後隨母詣梵釋寺
覺闍梨見曰此兒豈可居鄉井乎十二上睿
山師事理仙延長六年禮尊意登壇受戒周
旋喜慶相應覺慧雲晴之間稟顯密秘奧早
得博學名承平五年赴維摩會義昭者南都

之義龍也衆議令源與昭對論昭曰我德臘
共出於源者遠矣彼之少年豈我偶乎時仁
敷有宿望曰源雖少俊才英特何齒齡之云
乎推爲偶講平城六羣之徒歲面按杖遮路
曰昭公此方偉器汝何堪配若詞理不明加
杖於頭必也是語又壓源也其日源辭氣雄
壯義旨深宏六群之黨投杖又手悔恥前言
應和三年秋八月於清涼殿啓法華講五日
召二十名德分朝夕二十座南北互爲講問至

第二日夕座南京法藏爲導師睿山覺慶爲
問者藏立定性二乘不成佛之義辭辯甚銳
慶室礙不辨源者第三之朝導也聞慶屈咬
齒而出代慶演衆生皆成佛之旨問難往反
已入昏夜藏曰決擇坐久稍至更深明白朝
座必抉理窟翌日源居導座問者平州也而
源代昨夕問又義未竟故藏爲問者平州無
分矣君臣清耳而待源詞義邁前日藏鉗口
不言源曰昨有抉窟之言今何默爾藏曰予

之才辯似富樓那我之詛昧豈可當乎合會
嘆伏一時誦梵網戒品至數旬光出於口諸
徒多見文殊樓者慈覺之所建也覺昔於五
臺感師子收其足跡之土而歸及創樓以其
土置師子足下樓已灰基趾頽圯靈玉漫不
可分矣源於虛空藏峯造文殊樓然無靈塊
偶開故得一紙裹書曰臺山師子跡土源
喜以其土置硯足下天慶九年藤僕射師輔
於楞嚴院營法華三昧堂集衆擊火燄而誓

曰若因三昧力光榮家族所擊之火不過三
便擊之應手火皇迸出不至手再僕射便手
以此火點長明燈于今不滅乃以此字屬源
之法葉矣爾來藤葉益昌康保三年八月補
天台座主領山務者二十年山上堂宇敗焚
之者多源之管中皆復舊觀天元四年爲大
僧正兼法務聽輦車永觀三年正月三日唱
彌陀而滅年七十四時紫雲垂庭櫺漸上散
去藤僕射有三沙門尤所信鄉或夢三僧者
三光天子也義昭法藏及源三人共正月三
日寂又可恆昭藏二師已爲源屈世言源者
日夫乎源道兒雄毅自把鏡寫照曰置我像
之所必辟邪魅從茲模印天下爭傳方今人
屋間架戶扉之間黏貼殆徧賜謚慈慧
贊曰慈慧雄才崇効能令家業光大焉亦得
入者多矣學者之道山家者以慧爲中興焉
而天元之時慧爲貫首矣其德威可鎮爭亂
然湧而不省焉豈黨法義乎

釋仲筭不知何許人空晴法師適過興福寺

北門逢小兒年可六七歲其髮甚赤睛見其

氣宇不凡問從來兒曰我只遊戲此耳何從

來之有晴勢歸旁聰穎絕倫漸長博綜内外

尤邃論義南都學徒推爲楚才然性不喜僧

官每選讓他三膺維摩詔皆不受應和之宮

會仁賀圓藝臨時告辭講員已缺筭以兼才

譽代之第五之日睿山壽肇爲朝講聖教夕

講筭共爲論者詞義贍粹君臣嘉賞安和二

年於熊野山那智瀧下講般若心經忽現千
手千眼之像講已昇岩上自此不見或曰入
慈恩寺山而後不出唯遺草鞋云

釋法藏從寬救稟唯識之旨又學三論於延
倣受密灌于定助應和之宮講爲第土夕座
講師敕居東大寺西室不倦講授兼有藝術
一日黃昏經行殿陛忽衣冠偉人授狀藏啓
緘天帝之札也曰屈師慶讚紺瑞璫觀自在
菩薩像藏對使者曰我聞喜見城者居須彌

八萬由膳那之頂遙隔七金山我未得通何
自至乎使者曰師只閉目挂手於我肩可速
達耳藏如言須臾到忉利天喜見宮南門天
帝及三十二天護國四主夫子天女羅列森
如宮殿嚴飾殆不可言也中安琉璃大悲像
藏登天高座讚演詳精天衆傾聽講已橋支
迦作禮於藏乃盛天金珠珍瓏藏曰卑詞
蕪說汗瀆天聞下土沙門不容辭耳又世財
金玉久志避棄法儀擅貳深領天恩然今茲
薄伎若怨天意我有小願願伸積抱帝釋默
許藏曰所生之母去闇浮久不知報生爲何
處乎天威嚴尊柄持此權乞令貧道詳得見
知言已潛然於是天帝敕一天子將藏往談
王宮談主受天教檢罪薄藏之母在燒熱地
獄乃付冥使令藏至獄所四旁燄煙叫呼音
不堪聞獄卒開一鐵扉猛火迸出不可嚮邇
獄卒以鐵鋒探釜底胃一物而出宛似炭頭
置藏前曰是師之母也藏心神奪魄不能正

視熟看似入藏白母言生平何殃受此極苦
對曰只是生育兒孩癡愛之故耳藏曰修何
拔濟對曰冥中資糧無過法華願子爲我下
日寫之母子相語之間獄卒曰獄中無閑時
今已移刻何其久乎便捉引母母把藏袖大
叫獄卒強牽以鉢貫母擲釜中藏見之放身
投地悶絕而臥冥使曰是師母自作非他所
爲早歸閻浮促拯濟方天使又把藏手置肩
須臾在東大寺西室凡藏經由天地過四十
九日歸藏乃一日內寫妙法華圓母冥資其
夜夢莊服之天告曰我因經功已出苦輪生
忉利宮是人命終當生忉利言不食乎哉藏
講寂勝王經青衣人常預聽不知從來人多
怪講竟青衣返憩道傍人伺之蛇也蓋龍之
法眠即爲蛇如是數矣藏又知之適天下大
旱藏謂青衣曰行雨不對曰雨者非龍之有
也天神使之也今承命盍効力乎然我必受
譴願垂救護又雨下之時其誅自見矣語已

昇天須臾雨大霪遂血與雨竇藏悲淚而修
冥福天德四年爲維摩講師安和二年正月
三日卒

贊曰應和之間相台交攻二師者南紀之爪
牙也其派那智瀧沖喜見宮者二子之緒餘
土苴邪

釋千觀姓橘氏父母無子祈觀音千手像母
夢得蓮華一莖因而有妊及生名千觀入園
城寺學顯密教爲人慈順面無嗔色應和二

年夏旱朝議救觀祈雨觀時居攝州箕面山
撰法華三宗相對釋文中使到菴宣旨菴之
後三里有大瀧瀧上大柳樹偃蹇亘瀧口觀
將宣使至瀧所上柳樹手擎香爐啓白持念
于時爐烟聳騰滿山谷黑雲相和甘雨大灑
觀及官使霑衣而歸初觀止三井旁修淨土
園城之背西峯巍峨不便日觀乃遠負勝地
至攝州有山出金色雲觀思靈區而卜居今
之金龍寺也池有龍故名焉觀多抄台宗與

旨方今三井豎義學者取則焉嘗以八誓十願導利四部臨終時安詳寂

贊曰感應者須久修而得多尅七日矣或五焉或三焉又爲速焉不則七日之者乎二于三世由託應而不窺觀公隱草菴承華軒奔赴湍瀧指揮蜿蜒至于手靄香煙爲雲而上頭蒙衣袖當蓑而歸不知渠何修而疾効如茲邪蓋是猶觀公之末邪其本者我不得而見矣然以見者而推不見之者又深矣乎哉

釋真義姓平氏勢州多氣郡人也學相宗子興福寺空晴適詣紀州那智山歸時腳大腫不能行入坊即差又發亦腫諸苦行皆曰恐神駐公行耳公盍獻法施義乃到瀧下講般若心經私念神若歆講乞見祥異于時瀧水逆流衆人無不感嘆天延三年爲維摩講師正曆二年爲僧正長保元年二月七日逝

釋勸修姓紀氏父母禱佛神求子母夢星光入懷覺而孕自稚孩不食肉不戲劇家人戲

以海月八口兒乃病數日生瘡其形宛如海
月父母驚歎誓曰此瘡速差奉兒於三寶言
已而痊年十上從台山靜祐爲童前一日祐
夢沙門數輩負白木觀音像安旁某處明日
兒至居像處祐以爲吉徵自爾學業早成名
震朝市就餘慶僧正受密灌又於勢祐處益
增所業長德三年四月宋國送新書五部彼
土台徒之述也所謂法華示珠指二卷龍女
成佛義一卷十六觀經記二卷佛國莊嚴論

一卷心印銘一卷附而乞台教遺失書六部
此方學者有議新書者因茲朝廷詔慈覺智
證兩徒加毀破法花示珠指上實因破之下
修頽焉初宋延元年羽林中郎將藤道長陰
語曰我不得法力難受大拜願師加意焉修
諾之二年藤公遷黃門侍郎正曆二年御史
大夫三年特進長德元年五月十一日以羽
林大將軍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月右僕
射二年左僕射平章事如元不滿十年據鼎

鉉皆修之力也術家白藤府言某日家內有
恠至期相國閉門謝客晡時有叩者問之對
曰和州之瓜使也開門納之于時修在座大
史安晴明大鑒重雅預焉相國顧安大史曰
家裏有齋被不知此瓜可嘗不晴明日瓜中
有毒不可輒啖也相國語修曰許多瓜子何
爲毒乎修誦咒加持忽一瓜宛轉騰躍一座
驚恠重雅乃袖出一針針瓜其動便止割見
中有毒蛇針中其眼蓋術家之言是也都下

嘆三子之精其術矣實因法師乞法性寺座
主位永延帝藐其器而不任含怒而死其靈
惱帝人不知也醫巫無効詔修加持靈託曰
我實因也雖深望帝今被明王縛我又去矣
修曰實因生平粹於台宗今尚記乎答曰名
字觀行隔生即忘況理即之身乎君臣聞之
嘆敬上病乃愈長德三年補園城長吏寬弘
二年藤相國建淨妙寺屬修之門獎酬持念
之德也五年七月八日寂年六十四謚智靜

贊曰義者應和角論之徒也修者長德正迷之儔也其學見于二事矣加之能躍戛瓜逆流瀧水者二子之不器乎

釋源信姓卜氏和州葛木郡人也父名正親母清氏父母詣郡之高尾寺求子母夢一僧以一顆玉與之即有姪信幼時夢高尾寺有藏藏中有數鏡或大或小或明或暗一沙門取暗小鏡付信信曰此小暗鏡有何用欲得大明者沙門曰只以此鏡至橫川瑩磨覺而

大恠又不知橫川何處後上睿山事慈慧始思夢事勵精修學天性聰明究顯密教五種法師四種三昧無不薰練過壯歲忌榮名屏居橫川專以著述爲已任所謂一乘要訣往生要集阿彌陀經疏大乘對俱舍抄因明相違注釋等也台嶺敎去此時爲盛負笈承業者多時號慧心院僧都信作台宗二十七疑問宋國南湖知禮法師禮得問書嗟嘆曰東域有_节深解之人乎乃造答釋返之風舶來往

音問相繼，其一乘要訣者顯。衆生成佛之義，
斥定性無性之執也。時夢西夫馬鳴龍樹摩
頂讚歎傳教大師合掌告曰我山教法今屬
汝，焉往生要集者備西方之勸發也。又夢觀
世音微矣而授金蓮華毗沙門天王捧蓋而
從他時深夜獨坐思惟法義欲見證典殘燈
已滅忽有自然火現檠上諸異應匿而不語。
寬仁元年六月十日集門弟子曰今生謁晤
只在今日若教義中有疑取決焉後不可又

諸徒且問且泣信一一剖折明白漸氣息速
鹿麾去門人唯留上足慶祐曰我以一乘善
根迴極樂勝業上品下生我當取之今二夫
童下來曰慈氏天尊遣我一人爲師迎接又有
數萬天翼從我語童曰兜率之生彌勒之
謁我且嚮之然我生平有願欲觀彌陀往安
養之後必詣慈尊願爲我致此意焉二童果
去頃刻觀自在菩薩來現素悲不失汝其知
之慶祐聞已流淚隨喜便結定印端坐遷化

壽七十六于時天樂響空竒香四散山中草木皆盡糜西傳聞趙宋皇帝聞信道譽建塔廟置影像

釋覺運洛城人也事睿山慈慧與源信法師爲匹敵世曰慧心檀那者也每預講席常居勝義諸宗章疏多所暗誦後隨皇慶受密灌運長於慶人稱其不恥下問矣慶赴西州辭相府運待于門伺慶之出取笠授之君子多運之有禮焉

釋覺超姓巨勢氏泉州大鳥郡人幼上睿山有奇相出舌過鼻慈慧見之大驚曰聰明之相也必爲國寶納而爲上足儕輩年少嫉慧言謹呼號國寶以故人皆稱之以慈慧門人兼兄事源信法師顯密之與一山推之昔慈覺造二經疏安然法師踵而勤撰述焉超雖後出追則二師所謂東西曼茶羅抄三密抄兩界生起仁王護國鈔等皆爲學者珍秘慧語徒曰凡睿峯學者初習顯教後當受密乘

是以超力究秘藏嘗修月輪觀其胸常冷如
水皇后有產難救超持念超不起重詔侍臣
藤公公上橫川宣嚴旨且曰師若不下山我
又不歸宮超不得已藤公請同駕超不聽徒
步入宮產誕即平帝大悅加僧都超不受速
出宮官尚逐背後讀詔牒自是有僧都之名
贊曰慈慧以中興之資立於睿岫也信運為
之左右也至今言台道者以慧心擅那爲稱
首超公介二字之間從事於述製此三者所

謂以文字揭示第一義諦者邪

○
釋慶祚門下錄事中師元之子也邃顯密正
曆四年兩門相孽祚率徒移大雲寺不幾又
遷園城寺園城寺雖智證興建徒衆尚寡及
祚之來學者四方麁至三井之道此時爲熾
徒屬益繁長德三年四月宋國送新書五部
其文膚淺朝廷敕慈覺智證兩家質破其內
龍女成佛義一卷祚預焉增賀汰師有疾祚
往而問之曰公之病三諦中向患乎賀曰空

諦無病中諦亦有亦無今我所患假諦耳祚
曰公之所觀似隔塵也即說圓融三諦及止
觀病患境賀聞垂淚病又尋愈寬仁年十
月修法華十講二十九日者智證之忌也先
五日創講席其日丞相左僕射藤公率官僚
預聽忽山鹿走來縕素驚恠鹿跳上堂僕射
怪恐祚曰昔如來初轉法輪於鹿苑今日園
城之寺始結法輪瑞獸格止可謂嘉會况鹿
是轉法輪菩薩之三摩耶又春日大神之使
獸也僕射光貴神或歆乎因茲而言豈非世
出世之佳祥乎一會聳聽祚之居號龍雲房
隣宅失火煙炎鬱逼祚結印灑水其火自滅
鄰宇半存橫川寬印三井定基爲睿山內論
義之匹印者源信法師之徒也信語印曰內
論者雖家事而新學之發軫也子有意乎印
曰入學之初知有此事豈可始愕乎信曰予
之言壯也然彼有慶祚恐潤色基子不可緩
也寬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滅年六十五

釋實因少年離家爲睿山弘延弟子性聰慧
誦憶少雙儀容挺特志氣強健耐飢寒勤苦
學膏油繼晷溥資博物議論之場重其席每
逢講說聞者垂涕而感喜又稟密教行供修
晚移小松寺凝觀心誦法華夢有七寶塔釋
迦多寶並座放光空中有聲曰汝依觀心誦
經之力見二如來西方迎接不生疑慮後數
年誦提婆品結印而即世矣

釋院源姓平氏與州刺史元平之子也早上升
台嶺事慈慧兼稟覺慶治安二年法成寺成
大相國藤公命源爲落慶導師音吐流暢藤
公及王臣莫不嗟伏皇帝賜封五十戶源善
唱演聞者感泣源滿仲累葉武略勇俠蓋世
聽源之唱導即座祝髮拜爲戒師從官數十
人同時剃落初寬仁三年任延暦寺座主治
安三年爲僧正兼法務萬壽二年聽輦車長
元元年五月二十六日滅

釋明尊武庫令野奉時之子道風之孫望之
曾孫也遊智辯慶祚之門學業早成長曆二
年九月延曆寺座主慶命卒朝議以尊任之
於時慈覺之徒沮_{ムカシ}之語在黜爭志因茲兩門
相軋園城沙彌不得上睿壇三年尊上書乞
建戒壇於三井凡五上長久二年五月宣問
園城戒壇立不於諸宗於是乎相律三論華
嚴真言皆贊可只台徒固執不允永承七年
九月始行新羅祭祀神託和歌驩納初寬德
法會賀尊之九十之笄公卿大臣多集其席
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卒年九十三

○
釋明筭姓佐藤氏紀州神崎人年十上登高
野山翌歲蘿滌隨成尊法師學秘密法初金
剛峯寺自從營構之始至此已二百餘歲院
宇廢頽密學踈荒筭慨念持明之宗依正俱

替苦修勵學度遇倫儀未終十年兩部職位
諸尊軌儀無不貫穿南嶺密乘再興者世推
力於筭嘉承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寂年八十

六

釋慶耀和州人也初三升慶遲法師有一弟
子適至和州宿一家家有兒年可十二三儀
操俊偉語父母曰此兒不凡定成法器我師
園城之遲公也乞託此兒尺瀆尋溝我爲兒
惜之父母許諾已而告時父曰我有深知在

多武峯不欲兒之佗州向雖許師今我恥季
布耳比丘曰已聞我師今郤違諾我乃獨來
恐師妄我於是乎兒忽悶絕而死父母抱持
悲慟比丘亦恠泣良久而蘇曰我是新羅明
神之屬宿王菩薩也當入園城之門者明神
令我擁護先契已定今何反乎父母叩頭懼
謝乃付比丘自此遲加意諭導果播佳名康
和三年冬十一月承保上皇於鳥羽離宮啓
講場耀尚少擢應選選耀善筆翰梵漢共通

延久五年成尋法師入宋索羅寫梵字曼荼羅又多書楷字於時有天竺三藏法師見羅
梵書大加稱賞又有慧詢定照二沙門見楷
法亦能嗟嘆於此羅之名振宋地
贊曰祚者辯也因者論也源者感也尊也扶
傾矣筭也起廢矣耀之名者異界乎

元亨釋書卷第四

元亨釋書卷第五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慧解二之四

睿山安海

興福寺主恩

睿山桓舜

禪林寺永觀

睿山寬印

睿山皇慶

醍醐寺延殷

觀勝寺大圓

三井宗範

延義法師

興福寺永緣

傳法院覽鋟

大谷寺源空

高野山明遍

笠置山貞慶

梅尾寺高辨

釋安海學睿山興良尤精台教當堅義偶于

黑谷禪渝渝難海才潛如金龍寺千觀所語

曰安海堅義降之何如觀曰海學宏深待與

子議渝信宿觀告曰海之議論不可以台乘

屈也彼粗于密宗以悉曇章蓮華手種字字

義抵之可沮耳渝受其策而歸至期始出台

題辯鋒不可嬰也次出種字義海曰悉曇非

素也渝曰已号博涉盍學乎海曰公之論柄

鑿也每海堅義其配以他學軋之凡六度海

不伏曰直我道而已當時源信覺連爲台門

兩輪海常曰慧心淺廣揭厲可渡檀那深狹

不過踰跨信法師作二十七疑問宋之知禮

法師海見問目曰是等虧義豈須遠問乃作

上中下三答曰宋國荅釋不出我三種而已

及禮荅來海已死台徒曰禮之決釋多海之

中下義也海之徒便持宋荅及海釋如墓讀

祭時人曰海骨放光

釋主恩居興福寺學相宗有義學名于時睿山寬印負俊才不脅南北學徒獨言天下只有主恩當我顧盼耳恩以鹿語忤朝旨在葬之傳多寬印又竄東州印曰恩貶西海印在東逃日本崇乘已爲凹字

○釋桓舜學延曆寺慶圓有譽當時貞圓日助遍救及舜世爲睿山四傑舜甚寢浪遊豆州說法溫泉神祠其夜夢神告曰師早還本山

必昇顯位舜如神言果爲法性寺座主天喜五年九月十日化年八十舜少患貧乃詣山王神祠祈福經年無應又如稻荷神祠其求如山王第七之夜夢婦人莊麗開殿戶來舜前手持片紙長二寸餘掛舜懷貼胸而歸舜見其紙有二字曰千石舜夢中大喜適大賓入來儀衛甚都向婦人又自殿出接客曰高駕難動尊儀何事對曰桓舜有祈諸婦人曰法施七日懇到甚矣妾不得已足其意客

曰我爲舜來也舜曩求我尤切我豈不堪與
舜哉然不者其又有說矣媼縱惠舜正須奪
焉婦人驚曰妾不辨也早酬懇祈妾之過也
然彼人尚在即趨舜所剥胸紙而去舜夢中
以爲此客必山王明神也我頃年精祈神猶
聾也今郤妨他乎大怨焉婦人白客曰奚爲
拒舜對曰舜師終此生當出陰界若受富樂
恐爲縛礙故我令彼窮耳舜覺後啟山主云
釋永觀姓源氏投東大寺有慶學三論兼聞
諸宗晚歸洛東禪林故居謝絕交往偏慕安
養作七寶塔安佛舍利二粒乃誓曰我若生
清泰舍利必增數明年成倍又於藥王院造
丈六彌陀像當淨業嘗以南京衆選申官領
東大寺務雖司鈐鑄不受寺供私畜齋糧以
爲日漁性慈仁常往獄間飢寒又多病氣力
微弱而修學不弛嘗言病者善知識也我因
痛苦堅進修天永二年秋疾語徒曰昔世尊
八十涅槃我今歲同壽不踰年取滅足也十

一月二日沐浴而念佛異香芬郁中夜頭北面西而寂紫雲垂旁壁

贊曰才與不才猶如驥駘矣驥也雖神駿人苦齧^{云々}蹏焉若失駕駘者姿帖如也然齧蹏者豈驥之罪哉亦在調御之熟粗而已海之輕二師恩之出鹿語也驥之齧蹏乎顧調御如何耳舜之患貧觀之辭榮道已同不相謀何哉

釋寬印事楞嚴院源信學業早成時宋人朱

仁聰在越之敷^賀津信欲見聰拉印而往仁聰出接之壁閒有畫像聰指曰是婆那婆演底守夜神也爲資渡海厄所歸也師知此神乎信憶華嚴經中善財讚嘆偈以筆題像上曰見汝清淨身相好超世間呼印曰予書次句印把筆寫曰如丈殊師利亦如寶山王仁聰見之感嗟曰大藏者皆二師之腹胃也乃設二椅延之印後行頤陀法至丹州寺院側有大池里民結網魁日捕之印禁之不可印

夜到池畔振錫持念而去翌朝下網不得一
鱗印每夜誦法華臨終時手執香爐向西念
彌陀而寂

贊曰信印之二師者禦侮之才與彼仁聰雖
嚮信之德義指夜神而爲言也異域之人亦
嘗此方之學徒也二師若不記殆貽邦之辱
焉於是信寫前句印繼後語二師之強記亦
快乎夫二師者台宗之徒也至他家者雖委
宗趣文句不熟者學者之常也况雜華之浩

瀚乎見二師之博通聰之大藏腸胃之言不
爲過耳矣

釋皇慶姓橘氏黃門侍郎廣相之曾孫性空
法師之姪也母孕時惡葷腥或食之應時嘔
甫七歲登睿山近山下有柿樹絕不結子俗
名其地曰不實柿兒到其處問此地何號人
答以其名時餘樹有果兒曰見今何有實乎
至翠微有館亭降陟之人憩息焉故置藥湯
而備渴乏俗呼爲水飲兒又問之答者曰水

飲也兒曰何飲湯乎上嶽頂小竹叢生兒復

問之答曰大嶽也兒曰何有小竹乎

樹竹和語相近

其幼敏機辯類此從東塔院靜真學秘密宗至護摩灌頂梵字悉曇莫不研究昔慈覺大師以瑜伽法授長意意授玄昭昭授智淵淵授明靜靜授靜真世以慶爲慈覺七代家嗣慶游鎮西有景雲阿闍梨東寺密傳之魁也就探焉雲器之悉付秘奧并授弘法大師寶瓶以爲傳契之信也慶有入宋之志共沙門

寂照上舶時鳩數千羽集于檣逐之不起船師曰恐異人乘舡乃下衆人鳩尚不敢逮慶離舶皆飛去人多曰八幡大神留慶也

國俗呼鳩爲八幡使鳥

慶夏於背振山有延殷者顯密之英

也事慶爲師慶與殷修法慶誦驚發地神偈

印手按地地大震願誠殷曰慎勿語人慶病

頻那夜迦夫現形手捧盃而曰師疾篤非酒

難治每朝願受一盞不可局禁也吾爲護神

不暫離天帝令我獻盃耳其器大可半升一

日於池上菴禮舍利放光盈室詣四天王寺禮舍利本是三粒分爲八粒薄暮童子來身體偉壯慶恠而問汝何人對曰多時侍書寫空上人會役偷上人上供我不耐忿以拳加頭其人即死上人愍薦驅我去故投師焉慶與飲食童拱曰願加印咒易受耳慶使童數百里外不半時復命或令滌衣憑虛暴之不用栴竿靈異甚多一時諸役列坐戲謔以拳打輔車逐次相授巡至童童辭曰恐及

大故諸列強之童纔下拳吐血殆殂慶聞擯去童泣曰背振山地動者堅牢善女天出現之時也我親見之故感德來也今遭麾斥悲哉萬壽中在波州刺史章任祝朝令修十臂毗沙門法天子感靈夢賜僧官慶爲法興院十禪師有同業覺連長慶者數十歲真病時啓曰師若不起令我依誰真曰少年慶汝之師也運蹤其言就稟密法竭禮敬長曆中有兩門之諱朝廷以慶之德望蓋一山寓謹於

慶慶曰官事若急可宥乙童時人以爲慶之

講法之言也永承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滅壽

七十三慶性好斗數奧域靈區莫不歷涉頃
在波州夢山王明神曰何不歸本山便割其
背出血三所因茲返睿山而寂其三血者表
三派密傳也果門人長宴院尊安慶各立門

戶云

贊曰智證者弘法之姪也慶公又性空之姪
也豈法種亦有胤與奚夫叔姪之相似而烜

赫也至山王明神指示血脉者曷寤寐之間
乎豈又慶之所得邪

釋延殷姓橘氏但州人年十六上台嶺禮慈
仁受戒從靜照學山家法長保二年寂照入
宋殷共之赴西海朝廷有議留殷惜偉器也
後於景雲閣梨處借皇慶受兩部密法寬仁
末狀憒闇居多武峯三學該練居數歲明快
法師誘歸本山又入大原山與覺尋同旁黃
門侍郎源顯基投殷落髮乃與源沙彌上楞

嚴院結茆同廬長曆二年春慈覺智證兩徒爭座主位殷厭之移住醍醐寺

釋大圓居洛東觀勝寺縛小庵靜坐觀行諸徒在別旁一時隣坊童兒被酒打狗狗悲吠甚圓之徒叱童童醉狂益熾止拍狗擊坊戶戶扉皆壞諸徒詣圓訴曰此童兒狂矣乞聞官治之此度若恕而聽之後自不可測也圓曰子等在此學佛蓋我訓之不逮也且我法以平等待有情一切含類自性清淨而無明

酒所醉煩惱鬼所亂狂醉不度我輩逢此宜發慈哀調訓彼愚然子等見是獵癡郤益嗔忿不亦重狂醉乎子等豈不聞乎我門以六度之將攻六弊之賊施將亡慳賊戒將亡犯賊忍將亡恚賊進將亡懈賊禪將亡散賊智將亡癡賊子等任慈忍之將嗔怨之賊不擊而自潰豈外假世俗官法乎子等在此稱修學是等愚頑不堪共居也諸徒杜口而退後數日童主詣圓曰愚童狂醉撓師清衆我初

不知今日聞之乞聽指揮嚴加譴罰圓笑曰
稚兒戲劇家之常耳我徒恚之添我不德耳
於兒何患乎童主以圓爲長者益加敬

釋宗範薩州刺史父任之子也從三井求範
習學有名承曆三年爲大乘會講師四年寂
勝會講師凡宮院講論範多豫焉故有博涉
之譽一日異比丘來謁範問何許人對曰遙
聞名德趨自遐陬屢抱小疑願賜解惑範唯
唯適赴小食不久而歸異僧不見怪看外庭

片雲在門上雲中現金光鬚髮見師子形諸
徒驚望雲影已沒範以爲丈殊師利之應現
也應德元年七月卒

釋延義止南京有講學譽一日天地院啓講
肆七大寺皆會集義爲講師時七寺衆皆學
于義以故講場無詰義者俄有一老翁鬚髮
皓如也出衆立三番論義其語巧敏衆人異
之義一一答析翁曰三種論義一答已成一
答未決一答不成然初舉之位頗爲往耳我

是文殊也。言已忽然不現。凡義感文殊三面。
贊曰。靖退者吾黨之美也。殷圓其庶幾乎。辭
乎圓之訓乎。範義之感。吉祥也。慧乎進乎。

釋永緣姓藤氏。吏部郎中永相之子也。母遠
州刺史江公資之女。緣九歲喪父。母携赴南
京。憇林森。于時興福慈善受維摩講師詔赴
賀於洛都。儀衛甚盛。母語兒曰。汝父已亡。我
寡不能字。故將汝隸業于南寺安得如此。僧
都汝其勗乎。然我已老。又不能見矣。言已撫

髮。潛然已而師事一乘院。賴真性甚聰穎。習
學日新。應德元年。稟維摩講詔。時年三十七。
母歿而久矣。遂赴賀於林森。忽念母昔訓。感
泣不進。僕促行。緣曰。汝等不知。昔我九齡。伴
母氏息此地。先妣誨勵能成我也。林木如舊。
昔人非我豈可堪乎。宜乎遲遲吾行也。僕隸
皆反袂後勾當。七大寺道福益賑乘輦入宮。
天眷優渥。天治二年四月五日。亡歲七十八。
贊曰。下苗於沃壤。西收可待矣。若夫碗確尚。

奚望哉緣公者縕由之沃壤乎然其母邁于
孟母也矣何也纔一遷而已耳

釋覺鋟姓平氏肥之前州人將門之屬亂也
累代武略其父負勇名鄉黨敬畏鋟兒稚以
爲我父天下之豪貴也一日官吏促租到家
喧呼放戾父居屏處不出家有比丘兒問曰
今何人乎辱我尊丈尊丈又盍似平時之勇
壯哉比丘曰官吏課租汝父豈可忤乎兒曰
誰爲之比丘曰刺史也凡州界無不聽刺史

之令者汝父亦刺史之有耳兒見曰我始謂天
下之貴人靡如我父猶有刺史乎比丘曰刺
史不自貴承于宰臣宰臣不自貴承于天子
天子者四海之至尊也汝之稚孩何父之謂
哉兒良久曰有至尊之過天子者乎比丘曰
有神道有天界人主者皆承制也兒曰有踰
神天乎比丘曰有兒曰誰乎比丘曰佛也兒
曰有邁佛者乎比丘曰無過斯故曰無上世
尊兒曰可得聞乎比丘曰佛有三身法報化

也其訓有二顯密也三身之中法身爲寂也
二訓之內密乘爲奧也若夫三身二訓者非
小兒之所宜聽矣兒曰世人有登佛位者乎
比丘曰方今剃染之者皆彼徒也其間勤修
精敏之者必得其位兒曰其人何在我就而
尋求焉比丘曰紀州高野山者弘法大師定
隱之地也彼有定尊阿闍梨粹于密學于其
往焉自是志遊學會親知携入京投仁和寺
昔弘法誠其徒金剛乘者兼學相宗依之其

師先令鋟往興福寺從慧曉習唯識一夕夢
貴婦人抱鋟居膝上摩頂曰汝雖大法器恨
非我寺寶汝於他山必恢密教而我又可擁
護汝我是春日明神也保安二年回仁和稟
密灌其夜塲室有光香又隨覺獻僧正受三
井秘密灌頂其餘密學支法無不研究鋟幼
聞在耳便上高野親定尊益極秘奧鋟於高
野建傳法院欲以幹事聞王庭先躊躇宮門
初天仁上皇不豫私祈弘法大師上皇夢十

沙門自南方來手執柳枝灑香水覺從病差
適時宮門見鋟儀狀宛如夢僧宣問從來敬
崇日熾上皇捨莊由充學供又上皇詔鋟入
宮先夢白蓮華生殿中某所鋟應詔來必坐
蓮所常常如此因茲益渥睿信鋟因幹事將
赴西州先詣稻荷神祠持念加護忽一女託
曰明神傳語上人莫遠行只早歸紀州吉野
河側必得所求果於古野得石平莊契券鋟
一日往藤相國忠通第相國下庭迎拜鋟問
故相國曰弟子今夜夢大唐國慧果阿闍梨
到此宅今師至恐後身乎鋟曰我自少年誓
弘密乘凡聖雖異志趣惟同如相國夢闍梨
納愚衷乎鋟在專寺入堂一時真然僧正弘法
之於院東北角現形曰吾託子興專寺盛密
教於時鋟徒聖順親見之鋟在密嚴院告弟子
曰狂狗入傳法院殿汝其驅追其徒奔至
傳法院果然鋟始在高野也永尋法師語曰
此山大師定後廢圯相仍祈親維範明筭之

董補苴鐸漏不能復元今子器宇宏偉必任此責盍負鼎乎以故鋟勤興建傳法密嚴二字跨越先矩雄博壯麗康治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卒年四十九

贊曰世言鋟營傳法新院贏于本寺寺徒嘵之覃鋟之入定欲攢之蓋嫉配始祖也鋟元持不動尊寺徒鼓噪入鋟旁不見鋟只不動之二像在焉胥議曰其一像必鋟也百計攻治遂受狼狽今考鋟事無之豈其徒謹而不

書邪殊不知是鋟之奇事也惜乎鋟也能入佛界不能入魔界也然中世以來如鋟之比鮮矣可謂觀成闇梨乎哉

姓空

釋源姓空漆氏作州稻崗人也父時國母秦氏父母無子祈佛神母夢吞剃刀覺語于夫夫曰汝其有身乎恐蘿潔之人矣因而孕母不如葷腥長承二年四月七日生頭圩而稜眼黃而光宗族異之至四五歲舉止動向西北九歲父被寇害一家噪逃空自屏處偵之以

小弓矢射寇中其眉間寇者源長明寬治帝之衛曹也爲其額瘡可證發遂隱而終身時呼空爲小矢兒郡之菩提寺觀覺聞之乞爲弟子性善習學覺嘆曰此器兒何可居草澤乎送與延暦寺源光光曰此童駿驥也非吾朽索之所羈也即投功德院皇圓剃落受戒時年十五三期之間通受台教又從黑谷睿空稟密乘及大乘律凡大藏經律論他宗章疏靡不檢閱空於教義有自得處欲質其所

蘊謁藏俊述唯識詣慶雅演雜華二師皆嘆踰於師承也因是俊贈供物雅寓章疏空自詫曰我讀書三遍其義自彰不勞苦而已又曰八宗之外涉佛心宗於九教相粗得幽致晚見信師往生要集乃棄所業倡淨土專念之宗承安四年出黑谷居洛東吉水盛說專修及圓頓菩薩大戒縕白糜然向風嘉應帝召入宮受戒藤相國兼寶延閣淨土之事空述選擇集呈之專修之徒取爲秘要顯真靜

嚴明遍證真公胤皆縕牋之翹楚也從空問
專念之道空修法華三昧白象現道場又讀
華嚴几案下有異小蛇其徒信空怖之捕去
次日蛇又在焉又避之其夜蛇夢空曰我是
華嚴之護神也莫畏也其後蛇猶蟠凡下空
又不怕經竟蛇不來矣皇太后於上西門院
請空一十七日說戒門屏上有蛇七日之間
屈盤不動每說時有側耳勢至散日而斃其
頭裂爲二其中髮龜似人形空謁藤相國于

月輪談詰而出相國下庭拜背後語左右曰
空公頭上現金圓光子等見乎對曰不見自
此相國益加敬空念修父勤饗感勝相手筆
自記曰建久九年正月一日修一十七日念佛
第二日水想觀成第七日地想觀中琉璃地
現二月一七修之聞水想地想寶樹寶地宮
殿等現正治二年二月之修地想等五觀隨
意顯現元久三年正月四日彌陀觀自在大
勢至三像現室中五日三像又見建永二年

春二月竄讚州居五稔空曰吾不因讚爭布

專修之道於海裔乎亦我一化之幸也建曆
元年詔追赴都城二年正月居大谷染疾其
徒安彌陀像於床頭且爲臨終助標空曰此
像外汝等有所見乎諸弟子曰無空曰我十
餘年來荐視極樂界相及佛菩薩真身今又
佛來也二十五日朝高唱佛號諸徒助和久
而皆聲嘎空獨不衰而至午時其後著傳持
之慈覺僧伽梨頭北面西誦光明遍照偈而

寂年八十臘六十六空亡之前二三日紫雲

降垂坊上

贊曰修多羅有一相一行二三昧專勤精修
之謂也空公之倡專修於稱號也資于此乎
夫多歧亡途冗冗皆是專修之言又孔贊矣
然廢勝業斥他宗雖贊徒之執弊恐空之訓
有不盡乎蓋廢有二種自他之異也自廢無
咎他廢受殃昔者蒯通曰臣唯獨知韓信非
知陛下也故置漢高之亨里克曰不有廢也

君何以興故受晉惠之誅澆季濫叨不啻專徒諸家末流浸漫競趨是以我剖二廢之別謚于後學

釋明遍藤給事通憲之季子也才氣貫諸哥給事死已十三年一家縗素欲相會修八講蓋國俗逢亡者十三廻之歲營追薦者十一下支終而始迎先支而寓追慕也給事多子皆英特也縉株尤茂所謂靜賢澄憲勝覺覺憲及遍也諸子相議以覺爲啓白師充遍散道

師於時遍鄉接紀州高野山蓋疾名縗之官榮也諸兄使使告事遍對使者曰我已逃世隱約此地雖追孝不堪出也使者復命諸兄相語曰遍才智被世我等不若也故胥議爲散師也今言逃世之人不與法孝豈遁世之士忘孝乎重使使者徵詰促歸遍又曰我非忘孝也只怕入諸兄之隊耳所以者何夫遯世者吾棄世世又棄吾然而衆人不齒是其遯之全者也而世棄我我不棄世者丐久

由我棄世，世不棄我者今之諸名德也。二者未爲眞遯也。諸兄咸南北二都之高德也。我廁其間，効薄役，憒狐鳴已失隱紳之素也。又朝廷聞吾出召我，我無地辭矣。我非忘孝思也，便以友慧智代法事入京。諸兄相語曰：編第稚時，議論屈我等，我等今又受屈耳。輦下相傳爲眞遯之美談焉。臨亡之時，祥瑞尤多。論曰：甚矣士之不耳道也。苟耳於道，遍不發斯言矣。諸哥又不服矣。世復不爲美談矣。三

者咸弗耳道之愆也。請揚搢而陳之焉。夫編及諸兄何爲者乎？皆縉徒也。縉徒者何爲者乎？逃世之士也。其逃世之標者，禿其頭也。縉其服也。練若其居也。多羅其器也。豈非遜之標乎？是以世貴其儀相，以爲福由。故歸而事敬而饗。王公之者寵以僧官祿，以封戶。皆福由也。吾徒正當是時，應以法相交而不移心矣。然澆代人漓焉受茲渥遇，換易本法，不見我身之縉堯與搢紳相比並覩覩苟容搖。

尾乞憐，嗟乎吾道衰者尚矣。是縕俗之所以有遯言也。遍愚則我不遑誅矣。已稟高譽曷例庸縕而容易發道之言邪？又父母者天也，不受形已受即不可廢也。孝子之於親也甚於水火矣。竊繼不縕而爲巢許之行於此時不得不出山也。況我徒乎？我佛設道也先立孝矣。故修多羅曰：孝順父母又夫吾門超卓之士父母之在也。或有逃逸而迕命者然拒追修者未聞矣。何也？逃者反常而合道。

也。若夫追修者曷反之有遍何爲者乎？始闡太逆乎？蓋遍絆於名而暗於道乎？假令遍聞諸兄請出山追薦而速歸者出入爲有小體焉而釣高名怠孝思郤造語而言朝廷召我無地辭者皆賣名之言矣。夫公私者事之差也。今遍赴父追修者私事也。奚假於公矯於朝乎？遍之昧於理也。至於此矣。蓋遍不以道爲標而以遯爲標也。故標其父以遯也。標其兄君以遯也。標其兄又以遯也。標其世

忘

人又以遯也痛乎爲遯所覆而終不自道乎
夫真遯者與遯共忘矣若懷遯於心猶利之
在心者又一遯利也隱人之爲遯溺也譬如
世人之爲利溺矣若有所溺利之與遯同又
人之心有移者必忘矣思天而忘地矣思東
而忘西矣遍思遯而忘孝然不忘者妄也世
人造而妄者有之矣不知而妄者有之矣遍
者不知而妄者也爲人子者孝思不可須臾
離矣況於忘乎不可言遠近於其間矣又思

有厚薄其薄者志之崩也今遍心移於遯薄
於孝豈不漸於忘乎君子防微遍不知之而
言不忘者不知之妄也今民間悖戾之者猶
遭親喪痛哭深慟一朝而息是邇而厚遐而
薄者也君子不然終身不忘若忘者非所謂
罔極之謂也又遍筭父之恩自出山與諸兒
營法事者是遍之常也然迎忌受請而出已
晚矣重造不遜詞而誣詣哥惑世人遍之責
不恕矣吾故曰三者弗耳道之愆也矣

釋貞慶藤給事之孫尚書左丞真憲之子也。母夢高僧來宅，自稱曰：「貞慶言已入懷，自是而孕。」母記而藏之。蘿深後奉書於母署，曰：「貞慶母依之期慶以累世之比丘也。」投興福寺出家，有才譽，應寂勝講詔慶居貧乏資借乘僕於人，以故後於會官使催之，逢干路相捉入宮。會衆先坐堂上，莊服嚴麗，慶弊衣而至。官僚縉伍皆匿笑。慶謂正今釋子不率法儀，只競浮誇，我不可與此徒爲等伍。宮講五日。

猶患其父如也。講已，不還南京，止山州笠置窟。高名籍甚。元曆上皇好楊柳遊，能射鹿。暮年悔懺，營佛宇，薦鹿福，聞慶德望，召爲落慶導師。慶徒步，揷笏，破笠在肩，入宮以杖笠置階側，便上殿陛。意氣自若。上皇以下貴其朴素，既而登座，詞辯婉暢，因譬莊嚴，交以鹿苑事。君臣無不感嗟慶詣。春日神祠，羣鹿皆折前足云。

贊曰：爵祿者，世事也。吾黨蔑視焉，然匱浮圖

動絆繫於此矣今見慶師之憤激也可謂烈士乎

釋高辨姓平氏紀州在田郡人父重國嘗爲嘉應帝衛兵曹二親各詣佛祠求子母夢有入授柑子其妹適並枕臥覺而語之妹曰我又夢人與我大柑二顆姪曰我當得便被奪妹之所夢不徒耳尋而有孕焉承安三年正月生形兒端麗甫四歲重國戲以烏帽安頭曰如是美兒安得早長成加冠巾登仕途時

兒私念我慕僧儀不覩官屬若以容質拘之不如毀膚即自投庭下傍人以爲失節奔忙救抱兒不果志畜憤不霽亦近火爐欲以火箸爇其面先試著左臂熱痛不可忍也即止而泣稚孩勵操多類此九歲父母繼亡離宅從高尾山上覽讀俱舍頌不旬日便能誦一日與群兒游戲忽猛省曰我父母不知生何處若墮三塗彼剝苦我何逞戲笑乎若在天界天限無礙定見於我生平呵責今豈有

異熟憶二事吾何戲劇縱人不言我不愧哉
爾來益勤所業十許歲早事游學聞密乘於
尊實習雜華於景雅有尊印者善悉曇章附
而學印屢煩徵詰兒又有歉然之思一夕夢
梵僧授深義覺而質于印皆印之未聞之者
也印感惟焉年十三自念言諸佛因修不惜
身命救鴟飼虎古規可式我已稍長豈憚苦
行夜潛往屍陀林骨肉散零豺狼縱橫兒雖
寒心忍而止宿徹曙無傷害又歸文殊師利

日持五字咒誓曰願依大聖加被得如實智
救濟有情十六就上覺剃落於東大寺戒壇
受具寺有聖誼者善賢首宗請益日新十九
從興然阿闍梨稟兩部密法自爾止北山梅
尾盛唱賢首宗戶部尚書長旁語曰弟子頃
讀金師子章未明其旨願公加誼釋辯乃撰
光顯抄二卷付之嘗曰我國慧學之者多而
定修之人希矣以故學者闕證道之門焉是
我之大患澆季之弊也便於北峯嵒窟搆一

宇禪妄思惟五門禪要達磨多羅禪經等以爲心術又依華嚴宗義撰坐禪次第并入解脫義二卷常修佛眼明妃法一時初夜供已出堂外行道念誦忽見西方羣猪行東其先者背負大星其數五光明爛然其夜甚黑因星光群猪皆見或時佛眼尊現其身又夢明妃告曰明白授汝般若理趣分置日午供壇上有誦理趣之音其聲妙細供竟采筆記之忽忘經句瞑目乞指授又有誦聲其韵如先

又修不動法其場忽成花苑寶萼彌敷奇香薰郁網幢幡鈴寶飾具足其寶鈴右邊辨身梵僧三十餘人手執香爐歌唄讚歎又修供之間呼侍者良詮曰一虫落桶裏汝早救之詮見堂外水桶果一蜂落浮又修法中告詮曰竹林中小鳥爲鷲擊汝其濟之詮入籃果如言一日截耳供佛眼其血灑像壇及供器其色不變今尚在其夜夢沙門具梵相告曰三世諸佛身肉布施于其庶幾乎讀華嚴至

第二十五如來在他化自在天宮說十地法門之句天莊嚴相顯現目前舉眼仰文殊大士乘金毛師子在空中長三尺許光明赫熾辨不耐感幸起立作禮辨病夢梵僧盛一杯羨與之覺後餘味在口即時疾愈梅尾者古練若之地廢圯久矣辦居此復院宇承元二年還紀州於內崎山創伽藍四年又歸梅尾寬喜四年正月十五日夜對彌勒像禪坐入觀傍人看之如無氣息於時尊像寶座左

角寶珠忽出香烟漸上如雲其像譬如在天雲中於是辨又口中放白光移刻出定告諸徒曰我期已近便宣臨終法儀十九朝廣說修學始卒竟右脅而臥又舉聲唱曰南無彌勒菩薩即寂爾閉目而有微笑兒年六十喪歟之閒容色不變奇馥弗竭

贊曰中世以來賢首之宗不振矣辨公以絕誠之質立鑽仰之志故毗盧華藏之海涸倒瀾昔賢毛孔之剝復侵彊見其稚操之激勵

宜乎卽興之才器也豫章從小有_{トトコ}梁棟者辨
之謂乎

元亨釋書卷第五

135272

31226

